

中古文學史

920.24-R98ウ



•1200800308125•

920.24

R98



始



920.24  
R 98

古  
文  
學  
史

37.11. 2

920.24  
R98



# 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

## 第一課 概論

物成而麗交錯發形分動而明剛柔判象在物僉然文亦猶之惟是揀欲通曉綏實珽同偶類齊音中邦臻極何則准聲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單音所施斯適遠國異人書違韻誦翰藻弗殊俾均斯遜是則音泮輕軒象昭明兩比物醜類混蹟從齊切響浮聲引同協異乃禹域所獨然殊方所未有也

此一則明儷文律詩為諸夏所獨有今與外域文學競長惟資斯體

易大傳曰物相雜故曰文論語曰郁郁乎文哉由易之說則青白相比立黃厝雜之謂也由語之說則會集衆彩含物化光之謂也嗣則浸長說文詁造相詮成國釋名卽繡為辟准萌造字之基顧題正名之指文匪一端殊途同軌必重明麗正致飾盡亨綴兆舒疾周旋矩規然後攷命物以極情性觀形容以况物宜故能光明上下劈措萬類未有志白賁而說翰如執素功以該績事者也

此一則申明文話俾學者顧名思義非偶詞儷語弗足言丈

文區科臬流衍萬殊董賈瑤詞未均羨細彥和綜律始闡音和清濁周疏問世斯審後賢所闡古或未昭何則人性之能別聲被色而已聲弗過五而生變比音弗可勝奏色弗過五而成文不亂不可勝宣故舞



U 23710

溢在庭方員自形黈賓孔和左鍾遐應因物而作或秉自然至若龍環齊暉上下異昭笙鏞節律間代而鳴彰彩諧音率繇世巧由是而言前哲因情以緯文後賢截文以適軌故沈思翰藻今古斯同而美嫵黃裳六朝臻極輓近論文恆以後弗承前爲詭然六爻之位皆繇左右翦偶隆奇曷云成列况周晚玉藻前後蓬延驟易夏收必乖俛仰至於律呂宮商雖基沈淪然錫鑾失和雖有金輅樊纓未由昭其度雙璜錯鳴雖有韓韞幽衡末由侑其媿故文而弗儷治絲以琴之說也儷不和律琴瑟懸壹之說也

此一則證明齊梁文詞於律爲進弗得揆後世弗達程律之作上薄齊梁

著誠去僞從質舍文兩詞類似旨弗同科世儒督猶以質詮誠不知說而麗明物睽斯類明不可息冥升奚貞古入公門必彰列彩雜能是習不愆安禮火龍可賤於昔蔑間夫蔑席之平素衣之爆猶必晝純鑠其華朱緯燁其裼况於記久明遠經緯天地者乎孔崇先進旨主刺時故有質無文葛盧垂貶質果可復則是彪蒙匪吉虎炳匪孚子羽未可休棘成未足細也又隋唐以前便章文筆五代而降桴類翕觀禔禍在躬襲蒙袞裳之名士鋼是飯因云雕瓊可齊董仲舒有言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背厥真此萬名民所由喪察也

此一則證明沈思翰藻弗背文律歸茅方姚之倫弗得以華而弗實相訾

文崇六代惟主考型若夫宣究流衍擲引緒崇習肆所及兩漢實先譬之大鑿丹漆絲纊庭實旅陳斯蒲稊鞣兼昭貴本於禮有然庸傷翩反况復嫺習雅故底究六籍揚馬張蔡各臻厥茂伐柯取則執一封越率迪衆長或庶幾焉

此一則明六朝以前之文必當研習

第二 文學辨體

此篇以阮氏文筆對為王特所引羣書以類相從各附案詞以明文軌

引

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

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

北史魏高祖紀有大文筆馬上口授

魏書溫子昇傳臺中文筆皆子昇為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臬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畢義雲集其文筆十卷

陳書陸瑋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

陳書劉師知傳工文筆

陳書徐伯陽傳年十五以文筆稱

據上九証知古文筆猶今人所云詩文詩詞確為二體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據上一証知文之與筆弗必兩工猶今工文者弗必工詩也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今之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又云筆逼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案惠懸古通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脈吻道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據上三證是偶語韵詞謂之文凡非偶語韵詞概謂之筆蓋文以韵詞爲主無韵而偶亦得稱文金樓

所詮至爲昭晰

漢書縷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

梁書任昉傳尤長載筆

南史沈約傳彥昇工於筆

陳書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命陵草之

陳書陸瓊傳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并敕付瓊

唐書蔣偕傳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

據上六證是官牘史冊之文古概稱筆蓋筆從聿聲古名不聿聿述誼同故其爲體惟以直質爲工據事直書弗尙藻彩禮曲禮篇曰史載筆孔修春秋亦曰筆則筆削則削後世以降凡體之涉及傳狀者均筆類也陸機文賦詮述詩賦十體弗及傳記亦其明徵

南史孔珪傳與法淹對掌辭筆

陳書岑之敬傳雅有辭筆

據上二證均辭筆并言辭當作詞詞與文同說文云詞意內而言外也周易乾文言曰修辭立其誠又繫繫辭上曰繫辭焉以盡其言修飾互文繫綴同情是詞之爲體迥異直言屈宋之作漢標楚辭亦其證也是知六朝之辭亦以偶語韵文爲限

梁書劉潛傳字孝儀秘書監孝錯弟也錯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

梁書庾肩吾傳載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詩既若此筆亦如之

北史蕭圓肅傳選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

杜甫集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

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據上五證均詩筆並言蓋詩有藻韻其類亦可稱文筆無藻韻唐人散體屬概此類故昌黎之作在唐稱筆後世文家奉為正宗是均誤筆為文者也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

據上一證是筆與詩文並殊

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子長在筆子長在論

據上一證是筆與論殊蓋筆主直書論則兼尚植指故賦文隸論於文於記事之體則否

合前列各證觀之知散行之體概與文殊唐宋以降此誼弗明散體之作亦入文集若從孔子正名之誼則言無藻韻弗得名文以筆冒文誤孰甚焉又文苑列傳前史僉同唐宋以降文學凌遲僅工散體恒立專傳名實弗昭萬民喪察因並辨之

第三課 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

建安文學革易前型遷蛻之由可得而說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秉禮治及建安漸尚通悅悅則侈陳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專於此三也又漢之靈帝頗好俳詞見楊賜蔡邕等傳下習其風益尚華麗雖迄魏初其風未革四也今摘史乘羣書之文涉及文學變遷者條列如左

文心雕龍時序篇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于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獻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傳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曆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揚賜號為騷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

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官於青土公幹狗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  
文蔚休伯之儔于叔郗淳字叔椒德祖楊修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  
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  
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晏)劉(邵)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願盼合章動言成論  
于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稽阮應繆並馳文路矣

案此篇略述東漢三國文學變遷至爲明晰誠學者所當參考也

魏志王粲傳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粲才學顯著貴  
重朝廷常騎填券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粲曰此王公孫也  
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  
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  
侯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初粲與人共  
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誦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  
碁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學筆

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  
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學粲與北海徐字幹偉長  
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於爲司空軍謀祭酒  
璩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王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  
劫恐太后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  
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徒下督  
瑀爲倉曹掾屬瑒瑒各備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瑒以不敬被刑刑  
竟署吏成著文賦數十篇瑒以十七年卒幹琳瑒瑒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疫疾親  
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拘質恬淡寡  
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當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  
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  
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職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  
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儔也自穎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



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瓌瓌子貞咸以文章顯  
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瑒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  
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  
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有佐司徒署吏後爲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  
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摘錄)

附錄

衛覲傳覲字伯儒少夙成以才學稱受詔典者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黃初時河內王象亦與  
覲並以文學顯

劉廙傳廙字恭嗣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並傳于世

劉邵傳邵字孔才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襲友人山陽  
仲長統漢末作昌言陳留蘇林京兆韋誕譙國夏侯惠任成孫該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于世  
陳思王植傳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新論凡百餘篇

王朗傳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于世

王朗傳朗易春秋孝絕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于世

劉放傳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

蜀志邵正傳凡所作述詩賦論之屬垂百篇

吳志韋曜華嚴傳曜所論事章疏咸傳于後

據以上諸傳可審三國人文之大略

魏志文帝紀評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

陳思王植傳評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

王粲等傳評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

又衛覲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邵該覽文籍文質周治劉廙以清鑒著

蜀志秦宓傳評文藻壯美

邵正傳評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

吳志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嚴傳評薛瑩稱蕃弘博多通玄才理條暢邵機理清要曜篤學好古有記  
述之才胡冲以爲玄賀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嚴文賦之才有過干

曜而典誥不及也節錄

據以上諸評可審三國文體之大略

魏文帝典論文人相經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奇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員扇燭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尙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

至之常期不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明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己而人多不强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案此篇推體建安文學優劣深切著明文氣之論亦基于此

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即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以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覺諸子之文對之杖屨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入無以遠過昔伯牙

絕絃於鐘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己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己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載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年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此篇故據選錄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於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鐘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爲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流通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

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案此節獨標氣質爲說與彥和所論文氣合

文心雕龍明詩篇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惆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晏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案此節明建安詩體殊于東漢中業之作

文心雕龍樂府篇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新樂章辭雖典文而律非變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沿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言其非正體也

案此節明建安樂府變舊作之體

文心雕龍銓賦篇及仲宣靡密登端必道偉長博通時逢壯采

文心雕龍頌贊篇魏晉辨頌鮮有出轍

文心雕龍諫碑篇至如崔駰諫趙劉陶諫黃并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煩緩文皇諫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

又云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

文心雕龍哀弔篇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曰有惻怛  
文心雕龍諧隱篇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感宴會而發嘲調雖林調雖推林疑是雅之字多誤席而無益時用矣

又云荀卿蠻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卿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  
文心雕龍論說篇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

文心雕龍詔策篇建安之末文理代與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禪誥疑有脫字符命炳耀弗可加矣  
文心雕龍章表篇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

是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也  
又云文學之薦彌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製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

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椅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霸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

又德祖答書亦云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城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于省覽何怪駭于高視哉

案以上數書於建安諸子文學得失足審大凡  
文心雕龍才略篇孔融氣盛於為筆彌衡思銳於為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王褒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

桓慮詳而力緩故不兢于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惜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諄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邵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應璩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 璉子應貞字 文理則臨丹成其采

文心雕龍體性篇仲宣燥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

文心雕龍風骨篇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到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

案彥和所論三則筆建安之學得失品評甚當

宋書謝靈運傳論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干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性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之理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茲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颺流所始莫不同

故能緩志應節

文心雕龍奏啟篇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即王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法矣

文心雕龍書記篇公幹牒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于爲詩矣

案以上各條於建安文章各體之得失以及與兩漢異同之故均能深切著明故摘錄之魏人所作文

集具詳隋經籍志茲不贅述

又案建安文學實由文帝陳王提倡于上觀文帝典論選篇云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御覽九十三引

又與王朗書曰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子于

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魏志文帝紀注 又所作叙詩云爲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并賦詩命王

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 初學記十引 此均文帝自述之詞也 下闕贊述太子賦序亦謂沈思泉浦發藻雲浮 又案

陳思王前錄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擿蕩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藝文類聚五十五篇此爲思王自述之詞故明帝追錄陳思王遺文詔亦曰

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又曰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著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魏志植傳是思王之文久爲當世所傳故一時文人興起者衆至於明帝雖文采漸衰然亦篤好藝文觀其以所作平原公主誄手詔陳王植曰吾既薄才至于賦誄特不閑從兒陵還哀懷未散作兒誄爲田公家語耳御覽五百九十六引○案此誄不傳陳王答表則言文義相扶章章殊興句句感切御覽五百九十六此爲明帝工文之證又高貴卿公原和適等作詩稽留詔云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知得以失魏志本紀此又少王提倡文學之證也故有魏一朝文學獨冠于吳蜀

又案魏代名賢于當時文學之士亦多評品之詞如吳質答魏太子牋曰陳徐應劉才學所者于雍容侍從實其人也文選答東阿王書亦曰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文選均卽七子之文言也又案陳思王王仲宣誄曰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文選王傑阮文瑜誄曰簡書爲雨強力敏成藝文類聚引魚參魏志武諸王傳論曰植之華采思若有神魏志任城王等傳裴注引亦均文章定論自此以外若陳思王與吳季重書云後所來詆文采委曲擘若春華瀏若清風文選殷襄薦朱儉表曰飛辨抗論足用華國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明帝詔何植云揚州別駕何植有文章才御覽八百五十七引亦足補史傳之缺至若吳質論元瑜扎璋以爲不能持論吳質答魏太子牋謂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魚參論王繁諸子

僅云光澤足觀魏志王繁傳注引魚參魏畧王繁陳阮路傳論曰尋省往者魯運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結誠彼時文辨之爲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勢異耳又曰譬之朱漆雖無槓軼其爲光澤亦壯觀也雖爲一時之言亦千古之定說也

又案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漢魏之際文家承其體式新辨別文體其說不泯如魏文答卞蘭教云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魏志卞后傳注引又陳思王上下太后誄表曰臣聞銘以述德誄以述哀藝文類聚十五均其證也惟東漢以來讚頌銘誄之文漸事虛辭頗背立誠之旨故桓範世要論讚象篇曰夫讚象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若言不特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人之所恥又銘誄篇曰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鴻伊周下陵管晏遠追約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欺耀富時疑誤後世以上二篇均見羣書治要於當時文弊詮論至詳其銘誄篇又謂誄諡乃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蓋謂誄文乃君上所錫不當私作其說亦與古合蓋文而無實始干斯時非惟韻文爲然也卽作論著書亦蹈此失故世要論序作篇曰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羣書治要文勝之弊卽此可睹故援引其說以見當時文學

之得失亦以見文章各體由質趨華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漢人惟爲已書作序未有爲他書作序者有之自三國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第三課 附錄

漢魏之際文學變遷既如上課所述矣然其變遷之跡非證以當時文章各體不足以考其變遷之由今略錄彌衡以下文章十一篇以明概略

一 彌衡魯夫子碑 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辨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諷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愍周道之迴遠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騁騏驎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文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幽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情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叔殂崩大猷不綱藝文類聚二十〇案此篇類聚所引似缺篇首數語

二 彌衡弔張衡文 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河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且嗟矣君生而獨值漢蒼蠅爭飛鳳凰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唯道興隆悠

永靡給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周且先沒發夢孔丘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土殞知己君其勿憂平  
御覽五百  
九十六

案東漢之文均尚和緩其奮筆直書以氣運詞實自衡始鸚鵡賦序謂衡因爲賦筆不停輟文不加點  
知他文亦然是以漢魏文士多尚聘辭或慷慨高厲或溢氣空涌孔融處彌此皆衡文開之先也孔融引重

此啟故融之所作多範伯楷惟薦  
衡表則效術體與他篇文氣不同

三陳琳爲曹洪與魏文書 十一月五日洪曰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  
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懼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  
二龕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  
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  
而疆古今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  
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  
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  
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投然後殪戎殷勝有此武功未有

星流景集鸞奮靈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因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  
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釐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  
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紕  
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禦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筭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  
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毀宋城樂毅  
已拔卽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績之  
綵間自人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  
何言歟夫騷驥垂耳於攔牧鴻雀戢翼於汚池襲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廩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  
揮勁鬪爲陵厲清浮順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噉也洪白文  
案孔璋之文純以騁辭爲主故文體日核漸流繁富文選所載檄豫州檄吳將枝部曲二文亦與此同文  
之由簡趨煩蓋自此始

四吳質答東阿王書 質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  
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憊



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猶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洩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護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于胃臆懷眷而捐色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並山爲肴代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馱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嬖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徵二八迭奏填簫激于華屋靈鼓動于座右耳嘈嘈于無聞情踴躍于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籌觀省英偉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駢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

白文選

五應璩與曹長思書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闌闌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叅于高妙復歛翼于故枝地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于闐闐紅塵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六陶丘一薦管寧表 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滙俟時而動是以鸞鸞鳴岐周道興隆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米絜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稽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垢置景葢光嘉通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于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儒父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

甯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室門偃息窮巷飯糶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漕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命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衰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下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備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中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彞倫攸叙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魏志寧傳

案以上三文體雖不同然均詞浮于意足以考文體恢張之漸蓋東漢之文雖多反覆申明之詞然不以隸事為主亦不徒事翰藻也

六丁儀刑禮論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也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

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樸質樸質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其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己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直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

此段有上古雜誤文

竊焉此後刑也

藝文類聚五十四

案東漢論文如延篤仁孝之屬均詳引經義以爲論斷其有直抒己意者自此論始魏代名理之文其

先聲也

又類聚十一引王粲難鍾荀太平論二十引孔融聖人優劣論亦與此體略同惟非全文

七劉廙政論疑賢篇 自古人君莫不願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失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

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人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荷賞名而實窮于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慮于衆姦之上雖至明而利困于見闇又况庸君之能觀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于人得于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而割之是以直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威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羣書治要

八蔣濟萬機論刑論篇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耄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人取舍雖蒸子啖君孤已悅主而不憚也况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乎夫忘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

大殘不可不察也羣書治要

案以上二篇足稔魏代子書純以推極利弊爲主不尙華詞與東漢異

九杜恕請令刺史專民事不典兵疏 帝王之道莫尙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于戈之業不可謂務本裕藏藏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遶繞天略市以所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兌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置別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尙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知之國家以人擇官不以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

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竟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雖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王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三國志杜畿傳

十夏侯立時事議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台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于勢馳驚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入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矣必使中正干權衡之機於下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

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台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台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也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台閣台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台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三國志玄傳此上係對之首篇志之所載尙有論官制及論文質二篇茲弗錄

十一王肅請恤殺平刑疏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尙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尙大方

向盛寒疾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憇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瞻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及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小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願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於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甯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汚於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意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于爲己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

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魏志本傳

案此疏與前二疏同

又案文心雕龍諸書或以魏代文學與漢不異不知文學變遷因自然之勢魏文與漢不同者蓋有四焉書檄之文騁詞以張勢一也論說之文漸事校練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質直而屏華三也詩賦之文益事華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與建安以前有異此則研究者所當知也

第四課 魏晉文學之變遷

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輩出其文約分二派一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簡約文質兼備雖剛發道家之緒實與名法家言為近者也此派之文蓋成於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其夏侯玄鍾會之流亦屬此派溯其遠源則孔融王粲實開其基一為稽康阮籍之文文章壯麗摠采騁辭雖闢發道家之緒實與縱橫家言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於竹林諸賢溯其遠源則阮瑀陳琳已開其始惟阮陳不善持論孔王雖善持論而不能藻以玄思故世之論魏晉文學者味厥遠源之所出今徵引羣籍以著魏晉文學之變遷且以明晉宋文學之淵源以備參考

凡論文學之變遷當觀其體勢若何然後文派異同可得而說

甲 傅嘏及王何諸人

三國志魏傳嘏傳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三國志嘏傳注引傳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渺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

世說新語文學篇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相得彼此俱暢

案劉、引荀粲別注亦粲到京邑與傅嘏談嘏(此字或本)善名理而粲尚玄遠

案與同嘏時善言名理者爲荀粲裴徽三國志荀彧傳注引何邵荀粲傳曰粲字奉倩即諸兄并以少子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兄悞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也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能言者莫能屈案世說注稱荀粲別傳知別傳即邵所撰粲傳也 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自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耶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此荀粲善言名理之證又世說文學篇劉注引管輅傳曰裴使君即謂裴徽徵字文季曾爲冀州刺史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世說文學篇亦曰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徵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氏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此裴徽喜言名理之證微粲言理之文今鮮可考然清談之風實基於此蓋嘏粲諸人其辨理名理均當明帝太和時固較王何爲尤早也

文心雕龍論說篇傳嘏王粲校練名理

案嘏文載於魏志本傳者有征吳對難劉邵考課法各篇難即徵課法語語徵實近于名法家言是知嘏言名理實由經數名定爲基

又藝文類聚所引有請立貴妃爲皇后表皇初頌其才性論不傳

又案雕龍以嘏以王粲并言藝文類聚所引粲文有難鍾荀太平論其詞曰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畔戾矣禹又因之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占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三聖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又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兇厚自天之佑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

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觀此二文知粲工持論雅似魏晉諸賢其宅所著別有儒吏論務本論爵論亦見類聚諸書所引均於名法之言爲近魏志粲傳引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豈不信哉

王輔嗣爲王業之子業即粲之嗣子也知輔嗣善持論亦承仲宣之傳

三國志魏鐘會傳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尙書郎年二十餘卒裴注云弼字輔嗣

又曹爽傳何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摘錄裴注云爽字平叔

世說新語文學篇劉注引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又引文章叙錄曰晏能清言不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尙之

又引文章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三國志魏夏侯玄傳玄字太初少知名裴注引魏略曰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

三國志魏鐘會傳少敏慧夙成及壯有才數技異而博學精練名理會嘗論易無互禮才性同異及會死

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

世說文學篇劉注引魏志作會論才性同異傳于世

三國志會傳注引何邵王弼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尙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緘所知於時何晏爲吏部尙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問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晏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頴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



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摘錄案此傳多為世說諸書所本世說劉注引魏氏春秋亦云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所云論道約美即指老易諸注言

案宴文傳於今者以景福殿賦文選瑞頌類聚論語集解序為最著其議禮之文有難蔣濟叔嫂無服論通祀五郊六宗厲殃議同上論古之文有白起論史記起冀州論御覽據世說文學篇則宴曾注老子後見

弼注改以所注為道德二論今已不傳其析理之文傳於今者有列子仲尼篇張注所引無名論其文曰為民其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目言有名矣無譽者可目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目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遠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目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目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

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日自然運聖人目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彊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惟無名故可得徧目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唯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嶺而謂元氣不浩茫者也觀晏此論知晏之文學已開晉宋之先而晏玄所持之理亦可悉其大略矣

又案弼文傳于世者今鮮全篇惟易注易略例老子注均為完書其易略例明彖篇曰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處旋機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幅湊未足多也故舉封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詞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為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又明彖篇曰情偽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隆坻永嘆遠擊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擇其情不憂乖遠局明其趣不煩強武觀此二則可以窺輔嗣文章之略蓋其為文句各為義文質兼茂非惟析理之精也

又案王何注經其文體亦與漢人迥異如易乾卦三爻王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剛之位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純脩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脩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又復卦彖象注云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為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又何晏論語集解為政篇百世可知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又里仁篇德不孤章注三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又子罕篇唐棣之華節句云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而有次序可以見矣舉斯數則足審大凡厥後郭象注莊子張湛注列子李軌注法言范寧注穀梁 文體並出於此而漢人箋注文體無復存矣

又案玄之所著有夏侯子其遺文偶見太平御覽其肉刑論見通樂毅論藝文至今具存除文詳御覽所引別有辨樂論一則蓋與嗣宗辨難之文也其一則云阮生云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則萬物順天下無樂而欲

和陰陽適除災官也夫天地定位剛柔相摩盈虛有時變遷九年之水憂民阻礙湯遭七年之旱欲遷其社豈律呂不和音聲不通哉此乃天然之數非人道所協也

又案會文傳於今者以檄蜀文平蜀上言本傳母夫人張氏傳本傳為最著其御覽諸書所引別有芻蕘論與魏志所云道論或即一書隋志其析論之文如魏志所載易無互體才性同異諸論今均不傳

世說文學篇云鍾會選四本論欲使稽公一見劉注云四本者有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殿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據劉說則才性同異論即四本論

乃與嘏等同作復集合其義而論之者也會作老子注其逸文時見各家甄引

乙嵇阮之文

三國志魏王粲傳阮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為模裴注籍字嗣宗

案魏志以才藻豔逸評籍最為知有籍為元瑜之子瑜之所作如為曹公作書與孫權諸篇均尚才藻多優渥之有此即籍文所自出也

嵇叔良魏敬騎常侍阮嗣宗碑曰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有尋妙於萬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廣文選○揚慎丹鉛總錄以此文為東平太守稽叔良撰是也或仁叔夜撰非是

臧榮緒晉書曰籍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從便成文選五君詠李注引案籍才思敏捷蓋亦得自元瑜世說文學篇謂魏封晉王為公備禮九錫就籍求文籍時宿醉書札為

之無所點定足與臧書之說互明劉注引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弘致

三國志魏王粲傳時又有譙郡稽康文辭壯麗好有老莊而尚奇任俠裴注康字叔夜

案魏志以文辭壯麗評康亦至當之論

三國志注引稽喜所撰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

莊之業恬靜無欲善屬文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著養生篇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

集為傳贊御錄

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曰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有皆為世所玩詠

案世說注諸書所引有稽康集目錄太平御覽引作稽康集序

御覽引李充翰林論曰研求名理而論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稽康之論成文矣

案李氏以論推稽明論體之能成文者魏晉之間實以稽氏為最

文心雕龍體性篇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

按彥和以響逸調遠評籍文與魏志才藻豔逸說合蓋阮文之麗麗而清者也與高采烈評康文亦

與魏志文詞壯麗說合蓋稽文之麗麗而壯者也均與徒事藻采之文不同

文心雕龍時序篇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稽阮應繆並馳文路

案彥和此論蓋兼王何諸家之文言故言篇體輕澹其兼及稽阮者以稽阮同為當時文士非以輕澹

目稽阮之文也即以詩言稽詩可以輕澹相目豈可移以目阮詩哉

文心雕龍才略篇稽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翻而同飛

按此節以論推稽以詩推阮實則稽亦工詩阮亦工論彥和特互言見意耳

文心雕龍明詩篇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稽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焉明詩篇又謂叔夜含其潤

按稽阮之文豔逸壯麗大抵相同若施以區別則稽文近漢孔融析理綿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漢彌衡

託體高健稽所不及此其相異之點也至其為詩則為體迥異大抵稽詩清峻而阮詩高渾彥和所謂

遙深即阮詩之旨言非謂阮詩之體也

又按鍾氏詩品謂阮籍詠懷之詩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外會於風雅厥旨

淵放歸趣難求又謂康詩露才頗傷淵雅之志然託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與彥和所評相近

亦稽阮詩體不同之證也要之魏初詩歌漸趨輕靡嵇阮矯以雄秀多為晉人所取法故彥和評論魏

詩亦惟推重二子也

又按阮氏之文傳於今者有東平賦首陽山賦鳩賦獼猴賦清思賦元父賦大抵語重意奇頗事華采其意旨所寄則為大人先生傳其體亦出於漢人設論如解屬之然雜以騷賦各體為漢人所未有若文選所錄為鄭沖勳晉王賤詣蔣公奏記辭辟命文雖雅健非阮氏文章之本色也其論文傳於今者若通老論諸文今均弗完惟見御覽諸書所引其見於明人所刻阮集者阮集附志十三卷今其存者僅矣有通易論達莊論樂論三篇通易綜貫全經之義以推論世變之由其文體奇偶相成間用韵語達莊論亦多韵語然詞必對偶以氣騁詞樂論文尤繁富輔以壯麗之詞如首段云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

阮氏之文蓋以此數篇為至美別有答伏羲書一書足亦窺阮氏文體之概略其詞曰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倉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汎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目上述促節則約閒足目從容是又譬夫所不能瞻瓊蟲所不能解也然則弘脩淵瀟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目舞翼鳩鵲悅

目濯鱗鼈娛行潦而雲逝斯用情各從其好目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綱目籠世豈樽目人罔方開模目範俗何暇毀質目通或作適檢若良運末協神機無準則騰精抗志翹世高超蕩精舉于玄區之表撫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衍乘景耀躡陵忽荒從容與道化同遊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目齊變及英祇目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綱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刑驅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趨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儼膚寸之檢勞王躬目役物守臆穢目自畢沈牛跡之過薄慍河漢之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為思遠目自愁比連疹憤力喻不多此文亦阮氏意旨所寄觀其文體餘可類推

又按嵇氏之文傳於今者目琴賦太師箴為最著別有卜疑文仿居家誠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其文體均變漢人之舊論文自養生論外有答向子期難養生論釋私論管蔡論明膽論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答某氏難宅無吉凶攝生論本集作答析理綿密亦為漢人所未有稽文長于辨難文意亦阮氏所不及也其所著聲無哀樂論文詞尤為繁富今摘錄其首節其詞曰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

往五行目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目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目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自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目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目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目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目甘苦爲稱今日甲賢而心愛目乙愚而情憎則受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目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目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目情感則無係于聲

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又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曰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樸未虧君無文于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目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目嬰其心制其名分目檢其外勸學講文目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驚而不覺是目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目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績學明經目代稼穡是目困而後學學目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目抑引爲主人性目從容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僞非獲真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目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閨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况目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于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

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親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摘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口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親文籍則目瞶修揖讓則變僂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齟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動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觀此二文正審嵇氏論文之體矣

又案魏晉文章其文體與阮氏相近者爲伏羲答阮籍書見明刊本阮嗣宗集○義字公表張遼叔自然好學論見明刊本劉伶酒德頌見晉書伶文惟傳此篇世說文學篇以爲意氣所寄嵇叔良阮嗣宗碑此文蓋仿阮文爲之其與嵇氏相近者厥惟向秀一人向氏論文其傳於今者雖僅難嵇氏養生論一篇見嵇中散集然其析理綿密不減嵇氏諸難隋志有向秀集十二卷知向氏之文六朝之時傳者甚衆然其所工蓋尤在析理一體據世說奇致大暢玄風郭象稱爲已注是今所傳莊子注多屬白氏之書也自是以外若李康運命論曹元首六代論雖較漢人論體爲恢然與

嵇阮所作之異也

又案嵇阮學術文章其影響及於當時及後世者實與王何諸人異派據世說文學篇謂袁彥伯作名士傳劉氏注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收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論阮仲容王濬沖爲竹林名士裴楷則樂彥輔王夷甫度嶽嵩王承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此卽嵇阮諸人異與王何之確證也迄於西晉一時文士蓋均承王何之風以辨析名理爲主即干寶晉紀總論所謂學者以莊老爲宗談者以虛薄爲辨者也故史册所載當時人士或云通老易老莊如王衍妙善立言惟說老莊爲事晉書王衍傳裴楷特精易義世說德行篇注阮修好老易能言理世說文學篇注謝鯤性通簡好老易文選注郭象能言莊老世說賞譽篇注庾敳自謂老莊之徒世說文學篇注或以理識相高如滿奮清平有識世說賞譽篇注閻丘沖清平有鑒識世說品藻篇注樂廣冲曠有理識世說賞譽篇注劉渙以清識爲名世說賞譽篇注楊髦清平有貴識世說品藻篇注是也或以善言名理相標如裴頠善談名理世說賞譽篇注王濟能清言世說品藻篇注○還少有理稱世說文學篇注諸公以辨論爲業文選注王承言理辨物但明旨要世說品藻篇注王敦少有名理文選注蔡洪有才辯世說賞譽篇注是也又據世說文學篇注引晉諸公贊云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

皆著道德論於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東啟之徒皆虛慕簡曠裴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崇有論見晉書又世說文學篇注引惠帝起居注又據言語篇注引晉諸公贊謂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所宗蓋清談之風成於王衍諸人而溯其遠源則均王何之餘緒迄於裴頠世說文學篇注引晉諸公贊謂裴頠談樂廣衛玠世說文學篇注引玠別傳云玠少有名理少老易而其風太成即王敦所謂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者也世說賞譽篇故范寧之徒即以王何為罪人孫盛晉陽秋亦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之談而俗遂貴文選注引其他晉人所論並與相同均其證也然王何雖工談論及著為文章亦為後世所取法迄于西晉則王衍樂廣之流文藻鮮傳于世用是言語文章分為二途世說文學篇謂樂令善於言而不長於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述已所以為讓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又答又謂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而有辯惟出口成章便成文彩見晉書及世說各書迄於宋齊其風未替亦足窺當時之風尚矣至當時之文其確能祖述王何文體者惟石崇巢許論才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才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皋陶夔龍各已授職其無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效備顯之功著故能成魏魏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此文見藝文類

弘以及郭象莊子注序

世說文學篇注引文士傳郭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詞道旨所評至盡其序尤文佳今錄如下其詞曰夫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宜物豈曾設對獨遊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推泰然遺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而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揚乎物宜適乎民愿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於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真崑涉太虛而游恍惚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躁進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歐陽建言盡意論其詞曰有雷同君子問於達衆先生曰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世之論者以為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為然若夫將公之論眸子鍾傳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為談證而先生以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成焉聖人不言而靈氣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為者也而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心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無以顯顯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遂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苟諸篇而已

又案西晉之士其以嗣宗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用是清談而外別為放達據世說德行篇往引王隱晉書謂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程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燕謂得大道之本據晉書所載則山簡張翰畢卓庾敞光逸阮孚之流皆屬此派即傳立所謂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文選晉紀總論注引于氏晉紀載玄上書應詹所謂以容放為夷達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劉謙晉紀所載詹表是也然山簡以下其文采亦少概見其以文學著名者首推張翰翰詩尤長于文文選張季鷹雜詩注引王儉士志云翰字季鷹文藻新麗次則謝鯤阮

乎而已即其推論名理亦出樂廣諸人之下

丙潘陸及兩晉諸賢之文

文選文賦李注引臧榮緒晉書曰陸機字士衡與弟雲勤學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陸張蔡案臧書以機文為綺練所評至精

文選籍田賦注引臧榮緒晉書潘岳字安仁總角辯慧擒藻清豔

世說文學篇引孫興公即孫綽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註註見寶

又引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案劉注引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患太多也又引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蓋陸氏之文工而得潘氏之文雖綺而清故孫氏論文以為潘美於陸御覽引抱朴子云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遠過二陸二陸文詞源流不出俗檢又案世說文學篇注引晉陽秋曰岳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以絕世蔡邕不能過也亦以岳文為清綺即續文章志之所本也

意林北堂書抄引葛洪抱朴子佚篇曰吾見二陸之文猶元圃積玉莫非夜光方之他人若江漢之潢及

其精處妙絕漢魏之人也又云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書而歎其盡卷又云陸子十篇詞之富者雖草思不能損

文心雕龍鑄裁篇曰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

新相接不以為病案見雲集與兄平原書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煩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

案諸家所論均謂士衡之文偏於繁縟又雕龍定勢篇云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詞而後情尙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亦見與兄書可謂先迷後復能從善亦足為士雲之文定論案雲集與兄平原書其中數首於機

文評論極當允宜參考

初學記引李克翰林論潘安仁為文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縠綃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証賈餘千哀誄非自外也

按彥和以敏給推岳與時序篇義同

文心雕龍體性篇曰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詞隱

案六朝論西晉文學者必以潘陸為首故宋書謝靈運傳論以為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南齊書文學傳



論亦謂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也然西晉一代文士實繁雕龍體性篇于評論潘陸外又謂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技萃于詠史又謂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沈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傳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植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韓萇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摅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以上均彥和所學舍張華張華之文陸雲致兄擊虞傳玄傳咸兼長學業時學人工人者別有皇劉琨兼擅事功外均以文學著名彥和所未學者別有應貞潘尼歐陽建木華王瓚諸人亦長文學今略摭史冊所記錄之如左張翰見前

應貞字吉甫 三國志王粲傳貞以文章顯

孫楚字子荆 晉書楚傳載王濟銓楚品狀云天才英博

張載字孟陽 文選七哀詩注引臧榮緒晉書載有才華

張協字景陽 鍾氏詩品謂協詩雄于潘岳靡於太沖風流條達實曠代之高手

協弟亢字季陽與載協並稱三張晉書謂其亦有文學

潘尼字正叔 文選贈陸機詩注引文章志尼有清才

何邵字敬祖 文選游仙詩注引臧榮緒晉書邵博學多聞善屬篇章

左思字太冲 世說文學篇注引思別傳博覽名文有文才

夏侯湛字孝若 世說文學篇引文士傳湛有盛才文章巧思名亞潘岳岳有湛誄

成公綏 文選嘯賦注引臧榮緒晉書綏少有俊才辭賦壯麗

稽含字君道 太平御覽引稽氏世家書檄雲集合不起草北書堂抄引抱朴子逸文君道摛毫妙觀難與並驅

曹摅字顏遠 太平御覽引晉書摅詩文多雄才

廬湛字子諒 文選覽古詩注引徐廣晉紀湛有才理

歐陽建字石堅 御覽引歐陽建別傳文詞美贍構理精微

木華字玄虛 文選海賦引傅亮文章志云玄虛為海賦文甚雋麗

王瓚字正長 文選雜詩注引臧榮緒晉書瓚博學有俊才

又案西晉人士其於當時有文譽者別有周處石拓周處碑云文張暢陸機薦暢表張瞻晉書陸雲傳移書薦瞻光蔡洪世說言語篇注引崔君苗陸雲與兄平原書諸人其著作見於文選者見有石崇棗據郭泰機其詩文

集傳於後世者據晉書及情書經籍志所載則王濬二卷羊祜二卷以下以及山濤五卷杜預十八卷司馬彪四卷何邵二卷王渾五卷王濟二卷賈充五卷荀勗三卷何曾五卷裴秀三卷裴楷二卷劉毅二卷庾峻二卷薛瑩三卷盛彥五卷劉實二卷劉頌三卷虞溥二卷陳咸三卷吳商五卷曹志二卷王沈五卷衛展十五卷江統十卷庾儵二卷袁準二卷殷巨二卷卞粹五卷索靖三卷嵇紹二卷華嘯八卷江偉六卷陸冲二卷孫毓六卷郭象二卷裴頠九卷山簡二卷庾敷五卷鄒詵三卷王瓚五卷張輔二卷夏侯淳二卷阮瞻二卷阮冲二卷張敏二卷劉寶三卷宣舒五卷謝衡二卷蔡充二卷劉弘三卷牽秀四卷盧播二卷賈彬三卷杜育二卷孫惠十一卷閻丘冲二卷均有專集又左貴嬪集四卷王渾妻鍾琰集五卷亦是隋志足徵西晉文學之盛矣

又案東晉人士承西晉清談之緒並精名理善論難以劉琰王蒙許詢為宗其與西晉不同者放誕之風至斯盡革又西晉所云名理不越老莊至於東晉則支遁法深道安惠遠之流並精佛理故殷浩郗超諸人並承其風旁迄孫綽謝尚阮裕韓伯孫盛張憑王胡之亦均以佛理為主息以儒玄嗣則殷仲文桓玄羊孚亦精玄論大抵析理之美超越西晉而才藻新奇言有深致即諸季野所謂南人學問清通簡要見世說文學篇也故其為文亦均同潘而異陸近替而遠阮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温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驥

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以上均龍語彥和所舉舍庾亮温嶠兼擅事功孫盛干寶尤長史才外均以文學著名王隱諸人亦長史才彥和所謂舉者別有庾闡曹毗王珣習鑿齒稽含亦長文學今略摘史冊所記錄之如左

- 郭璞字景純 世說文學篇注引璞別傳文藻粲麗詩賦贊頌並傳于世
- 袁弘字彥伯小名虎 世說文學篇注引晉陽秋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鍾氏詩品云彥伯雖文體未適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 孫綽字興企 世說言語篇注引中興書綽少以文稱
- 評詢字玄度 文選雜體詩注引晉中興書詢有才藻善屬文
- 庾闡字仲初 世說文學篇注引中興書闡九歲便能屬文
- 曹毗字輔佐 世說文學篇注引中興書毗奸文籍能屬詞
- 王珣字元琳 世說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珣文高當世賞譽篇注又引續晉陽秋王珣才辭富瞻珣字季琰珣之弟
- 習鑿齒字彥威 世說文學篇注引晉陽秋鑿齒才情秀逸言語篇注辭中興書鑿齒少以文稱
- 殷仲文字同 世說文學篇注引晉陽秋仲文雅注引續晉陽秋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

謝混字叔源 文選游西池詩注引臧榮緒晉書混善屬文

又案東晉人士其於當時有文譽者別有孔坦世說言語篇注引王隱晉書坦有文辯伏滔世說言語篇注引中興書滔少有才學袁喬世說文學篇注引袁氏家傳喬

有文楊方晉書方傳載賀通謝萬世說文學篇注引中興書萬善屬文能談論顧愷之世說文學篇注引晉陽秋愷之博學有才氣王修世說賞譽篇云謝鎮西道敬仁文

桓玄世說文學篇注引晉安帝紀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其詩文集傳於後世者據晉書及隨志所載則彭城王紘世說文學篇注引譙王無忌九會稽

王道八賀遁卷顧榮五周顓卷王導十一王敦卷王廙三十應詹卷華譚二鄒鑒卷陶侃二蔡謨卷劉隗二

劉超二沈充卷卡壺二荀崧卷殷融十何允卷五谷儉卷温嶠十傳純卷梅陶二十張闓卷諸葛恢五戴邈卷

王愷期一卷熊遠卷孔坦十七庚冰卷庚翼二十謝尚卷江霖五江道卷桓温二十殷浩卷范汪十孔嚴卷

王彪之二十荀組卷王曠五張虞卷羅含三王述卷王坦之七郝愔卷范寧十六顧和卷王濛五李充卷

王羲之十虞預卷應亨二孫統卷王胡之十謝沈卷王忱五李顓卷庾和二王洽卷鄒超十張望卷范弘

之六劉恢卷徐禪六王獻之卷十庚康卷王謐十殷允卷五黃整卷張憑五徐彥卷庾統八王恭卷孔

汪十應碩卷張悛五韓伯卷伏系之十鄭夔卷徐邈二十戴逵卷袁崧十殷仲堪卷十二喻希卷蘇彥七徐乾

二十祖台卷二十何瑾卷十一羊徽卷十周祗卷二十殷闡卷均有專集又傳統妻辛蕭集一卷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三卷陶融

集卷劉柔妻王邵之集十卷鈕足徵東晉文學之盛矣

(丁) 總論

晉書文苑傳序曰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硯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至於吉甫太冲江右之才俊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野會川冲

晉書文苑傳論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安仁思緒雲鸞詞鋒景煥夏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詞貫天人之情性機文喻海潘藻如江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降及元康晉惠帝年號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韶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秀為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馳騁文詞義

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建武元年號雖比響聯詞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詞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體太元元年號

案休文以江左文學道麗無聞又謂為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亦學其大要言之若綜觀東晉諸賢則休文之論未為盡也

南齊書文學傳論曰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素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

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驚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孔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儻約束哲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研不相祖述

案蕭氏亦以東晉文學變於殷仲文謝混與沈氏所論略同

文心雕龍麗辭篇曰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割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

文心雕龍情采篇曰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詞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文心雕龍練字篇曰自晉以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

案晉文異于漢魏者用字平易一也偶語益增二也論序益繁三也彥和所論三則殆盡之矣

文心雕龍時序篇曰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傳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詞賦庾以筆才逾親温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迤邐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案雕龍此節推論兩晉文學之變遷最爲詳盡

文心雕龍通變篇曰魏之篇製顧慕漢風晉之詞章瞻望魏采又曰魏晉淺而綺

案雕龍通變篇所論于魏晉文學亦得大凡

又案晉人文學其特長之處非惟析理已也大抵南朝之文其佳者必含隱秀然開其端者實惟晉文又出語必雋恒在自然此亦晉文所特擅齊梁以下能者鮮矣

彦和以魏晉之文為淺者亦以用字平易不事艱深即練字篇所謂自晉以來用字率從簡易也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太冲安仁策勳于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縛理有餘彦伯梗概情韵

案晉人詞賦傳今較多者惟張華潘尼夏侯湛二不匱傳二張孫楚摯虞東晉荀勗曹毗顧凱之諸人

案東漢以來詞賦雖逞麗詞左思三都矯之悉以徵實為主自是以降則庾闡揚都于當時最有盛譽然孫綽天台賦詞旨清新于晉賦最為特出其他諸家所作大抵規模前作少有新體其與時作稍異者惟曹摅述志賦庾顛意賦而已

世說文學篇注引續晉陽秋論許詢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文學篇亦云簡文稱許緣玄度玉言詩可謂妙絕時人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縛于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

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狗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案晉代之詩如張華張載之屬均與士衡體近然左思劉琨郭璞所作渾雄壯麗出于嗣宗東晉之詩其清峻之篇大抵出自叔夜惟評詢支遁所作雖多玄言其體仍近士衡自淵明繼起乃合嵇阮之長此晉詩遷變之大略也

文心雕龍樂府篇曰逮于晉世則傳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

案本篇又謂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蓋歌行或不入樂自魏晉始

文心雕龍頌讚篇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又云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

文心雕龍銘感篇張載劍閣奇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先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又云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淹温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維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

此段論箴

文心雕龍誄碑篇曰孫綽為文志在碑誄溫王郤庾詞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為辨裁

案晉人碑銘之文如傳玄江夏任君墓銘孫楚牽招碑潘岳楊使君碑潘尼楊蕭侯碑夏侯湛張平子

碑均以漢作為楷模然氣清辭暢則晉賢之特色非惟孫緒王導鄭鑿庾亮庾冰褚裒諸碑已也以彥和

枝雜持論稍過碑銘以外頌之佳者則有江偉傳渾頌孫綽徐君頌諸篇陸雲盛德諸頌以及潘尼釋奠頌過於繁富箴之佳者則有陸

雲逸民箴李充學箴諸作讚自夏侯詵東方朔畫讚袁弘三國名臣讚外若庾亮翟徵君讚戴逵閑游

讚均有可觀孫綽列仙傳諸讚郭元伯列仙傳讚均與郭氏讚體同又陸雲登遐頌亦贊體誄則左貴嬪元皇后誄陸機愍懷太子誄陸雲各誄尤繁文之尤

善者也

王隱晉書潘岳善屬文哀誄之妙古今莫比一時所推

文心雕龍祝盟篇曰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悲哀也

文心雕龍哀弔篇建安哀詞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

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

又云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

案晉代祭文傳于今者若庾亮祭孔子文周祗祭梁洪文庾文清約周文暢逸弔文傳于今者若李充弔嵇中散文

辭含弔莊周文均為佳作惟晉人文集所載別有弔書如陸雲集弔陳永長書五哀策文張華武帝及元皇后哀策文郭璞元帝哀策文王珣孝武帝哀策是也各體文亦多工

文心雕龍詔策篇曰晉氏中興惟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與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藝文類聚引帝元年以嶠為中書令所下手詔又文清旨遠宜居機密之語

又云教者效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勵並理得而詞中辭之善也

文心雕龍檄移篇曰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

案晉代詔書前後若一惟明帝討錢鳳詔簡文帝優恤兵士詔晉明帝簡文帝孝武帝均有文集較為壯美詔書而外教

之佳者王沈虞溥庾亮也檄之佳者庾闡袁豹也

文心雕龍論說篇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宴之徒始盛立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

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

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凶效遺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機神之

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

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

中古文學史 文學門二年級 三十一 劉申叔編

案晉代論文具最為博大者惟陸機辨亡五等干寶晉紀總論諸篇東晉之世則紀瞻太極庾闡著龜  
殷浩易象羅含更生韓伯辨謙支遁逍遙均理精詞雋乃不事繁詞又張韓不用舌論王脩賢才論袁  
弘去伐明謙二論孫盛太伯三讓老耽非大賢論載達放達為非道論釋疑論殷仲堪答桓玄四皓論  
亦均清穎有致雅近王何若孫綽喻道體近于稽王坦之廢莊體近于阮亦其選也至若劉寔崇讓潘  
尼安身雖為史書所載然文均繁縟其論事之文以江流徙戎伏滔正准為尤善擇而觀之可以得作  
論之式矣

文心雕龍奏啟篇晉氏多難世變屯移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切于廢設並體國之忠規矣  
又云傅咸勁直而按詞堅深劉琨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

文心雕龍議對篇何曾獨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  
御覽引李充翰林論云駁不  
以華藻為先傅長虞每奏駁  
事為邦之  
可直矣

又云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詞弗翦頗累風骨  
初學託引李充翰林論云  
士衡之議可謂成文矣

文心雕龍章表篇晉初筆札則張華為備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鷓鴣莫顧章  
表及羊公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

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  
御覽引輪杜論裴公之辭侍  
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

案昭明文選于晉人之文惟錄張峻桓溫諸表然晉代表疏或文詞壯麗  
如盧諶理劉司空表  
劉琨勸進表是也或擇言雅暢

如王導請修學校疏孫  
綽譜移都洛陽疏是也其弊或流于煩冗  
劉毅請罷中正疏  
劉頌治淮南疏為漢魏所無又晉代學人如司馬彪傅咸吳商孫

毓束皙摯虞虞潭虞喜蔡謨賀循王敞何琦范汪范寧王彪之范宣徐邈謝沈鄭襲之倫其議禮之文  
明辯暢達亦文學之足述者也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稽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叙離乃少年之激切也

又云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為善者也

案晉人之書或質  
如法書要錄閣帖所載諸  
王諸帖及陸雲與兄書或文  
如趙至與稽茂齊書辛曠與皇甫  
謐書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其辯論義理  
如羅含答孫安國書孫  
盛與羅君章書戴逵答

周居王書王洽與林法同書王謚答  
桓玄諸離桓玄與慧遠王謚各書是亦漢魏所無

文心雕龍雜文篇曰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庾敬客咨意榮而文悴

又云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景存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瘳或理粹而辭駁

又云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惟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草置句廣于舊篇

案晉代雜文傳于今者如夏侯湛抵疑束景玄居釋王沈釋時論曹毗對儒均為設論  
又王該日燭體雖特  
創亦設論之變體

自是以外騷莫高于九愍陸雲作七莫高于七命張協作連珠舍士衡所作外傳者鮮矣

文心雕龍諸隱篇曰潘岳醜婦之屬東哲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

按晉人之文如張敏頭責子羽文陸雲嘲褚常侍魯褒錢神論亦均諧文之屬

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疏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

之準當則其冠也袁謂袁弘張謂張璠張璠謂謝承謝承謂沈麟謝承謂薛瑩

又云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汀表吳錄之倫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惟陳壽三志文質辨

洽陽秋謂習鑿齒漢晉陽秋非謂孔衍漢魏春秋及孫盛魏氏春秋也魏略謂魚豢魏略江表傳虞溥撰吳錄張勃撰

又云魏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經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

為能才略篇孫盛干寶文盛為史與此互見云

又云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殷周及安國即盛立例乃鄧氏之規

案彥和此篇于晉人所撰史傳舍推崇陳壽三志外其屬于後漢者則崇司馬彪華嶠之書司馬彪撰續漢書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為紀志傳八十篇見晉書彪傳華嶠作漢後書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謂勝袁漢紀十卷晉謝沈作後漢書卷十典九卷傳十七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見晉書彪傳今惟彪書人志存

八十五卷薛瑩撰後漢書卷後漢南紀五十五卷諸作晉袁山松亦撰後漢書其屬于晉代者惟舉陸機撰晉紀四卷史通謂及外傳薛漢紀百卷張卷張璠撰後漢紀三十卷

干寶作晉紀二十卷晉書鄧粲撰晉紀孫盛撰晉陽秋三十二卷王宋王韶之撰晉安紀十卷五家于王隱隱撰晉書九十三卷虞預預撰晉書四十四卷朱鳳鳳撰晉書曹嘉之嘉之作晉之書則略而弗舉是猶論魏吳各史深抑陽秋習鑿齒撰漢晉吳錄張勃作吳錄三十卷諸書也晉環紀亦撰劉氏史通外篇謂中朝華嶠陳壽陸機束皙江左王隱虞預干寶孫盛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茂撰亦與彥和之說互明故史通一書于晉人所作惟推華嶠內篇謂班固華子長之流又謂創

干寶序例篇謂令升先覺遠紹丘明重立凡例勒成于寶晉紀鄧孫以下遂其繼又謂于寶理切多功于王隱何法盛孫盛習鑿齒鄧粲均有微詞書事篇謂王隱何法盛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採撰篇謂盛述陽秋以爲纂鄧說列爲竹帛正言論謂篇謂孫安國都無可採習鑿齒時有可觀序例篇謂鄧粲詞煩寡要均其證也蓋漢魏以降史傳一體均由實趨華而史才則有高下也已降喜學五經隱晦篇謂編字不隻捶句必雙均足爲晉人史傳定評

文心雕龍諸子篇兩漢以後體勢漫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

案晉人所撰子書文體亦異其以繁縟擅長者則有葛洪抱朴子外篇其質實近于魏人者則有傅玄

傅子及袁準正論自是以外若陸雲著陸子新書楊泉著物理論杜夷著幽求子華譚孫綽譚作新論綽作孫子蘇彥著有蘇子均著子

書然隋唐以下存者僅矣

又案晉人論文之作以陸機之賦爲最先觀其所舉文體惟舉賦詩碑誄銘箴頌論奏說不及傳狀之

屬是即文筆之分也又陸雲答見平原書多論文之作於文章得失詮及細微其于前哲則伯喈仲宣



之作多所詮評其于時賢則張華成公綏崔君苗之文並多評覈二陸工文于斯可驗自是以外其論及文體正變及各體源流者晉人撰作亦多可采如傅玄七謨序連珠序推論二體之起源旁及漢魏作者之得失均見藝文類聚引皇甫謐三都賦序文選左思三都賦序文選衛權三都序略解序劉逵蜀都吳都賦注並見藝文類聚引推論賦體之起源與漢儒鋪陳之訓宛為符合又郭象文碑銘論今不傳其著為一書者則有摯虞文章流別論二卷今羣書所引尚十餘則見嚴輯全晉文于詩賦箴銘哀詞頌七雜文之屬溯其起源攷其正變以明古今各體之策同于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評品集古今論於之大成又李充翰林論五十四卷今羣書所引亦僅七則見全晉文大抵于各體之文均舉佳篇為式彥和論文多所依據亦評論文學之專書彙而觀之足知晉代名賢于文章各體研覈至精固非後世所能及也

第五課 宋齊梁陳文學概略

中國文學至兩漢魏晉而大盛然斯時文學未嘗別為一科故史書亦無文苑傳故儒生學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學特立一科者自劉宋始考之史籍則宋文帝時於儒學立學史學三館外別立文學館宋書本紀使司徒參軍謝元掌之南史雷次宗傳明帝立總明觀分儒道文史陰陽為五部宋書本記此均文學別於衆學之徵也故南史各傳恒以文史文義並詞而文章志諸書亦以當時為最盛文章志始於摯虞嗣則傅亮著續文章志宋明帝表江左文章志沈約作宋世文章志均見隋書經籍志今遺文更即簿錄之學言之晉荀勗因魏中經區書目為四部其丁部之中詩賦圖譜仍與汲冢書並列自齊王儉撰七志始立文翰之名梁阮孝緒撰七錄易稱文集七錄序云玉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為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為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為內篇第四而文集錄中又區楚辭別集總集雜文為四部此亦文學別為一部之證也

今將由宋迄陳文學區為三期一曰宋代二曰齊梁三曰陳代

(甲) 宋代文學

文心雕龍才略篇宋代逸才辭翰鱗萃  
文心雕龍通變宋初訛而新

宋書謝靈運傳論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搖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文心雕龍時序篇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余其精  
紳之林霞蔚而標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數也

齊書文學傳論曰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研不相祖述餘見前課

案宋代文學之盛寔由在上者之提倡南史臨川王義慶傳謂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宋書孝武

紀謂帝少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齊書王儉傳亦謂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又宋書明

帝紀亦謂帝愛文義謂帝才思朗捷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均其證也前廢帝紀亦謂帝頗有文才自造故一時宗

室自南平王休鑠外宋書鑠傳有文才未弱冠擬古若建平王弘廬陵王愛真江夏王義恭等並愛文義見宋

南史又據宋書臨川王義慶傳謂其愛好文義才學之士遠近必至袁淑文冠當時引為衛軍諮議其

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瑞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吏國臣其始興王濬傳亦謂濬好文籍與建

平王弘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又建平王景素弘之子傳云景素好文章招集才

義之士以收名譽此均宋代文學興盛之由也

又案晉宋之際若謝混陶潛湯惠休之詩均自成派至于宋代其詩文尤為當時所重者則為顏延之

謝靈運 宋書靈運傳云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于延之深密則不如也所著文章傳于世又南史延之傳云

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錦錦亦雕繡滿眼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顏謝而外人輩出 案晉宋之際人才最盛然當時人士如

綜達儒玄不備以文章著以傅亮 宋書顏延之傳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又宋書亮傳字范曄 宋書范曄傳好為文章文集傳

後漢書其與甥姪書謂諸序論不減過秦袁淑 宋書淑傳字陽源文采迥逸縱橫有才辯文集傳於世子觀謝瞻 宋書瞻傳字宣

抗又謝密傳云瞻等才詞辯富謝惠連 宋書惠連傳十歲能屬文靈運見其新文每謝莊 宋書莊傳字希逸七歲能屬文袁淑

百餘首行於世又殷淑傳謂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鮑照 南史臨川王義慶傳云照字明遠文辭瞻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道麗元

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為之貴鮑照 南史臨川王義慶傳云照字明遠文辭瞻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道麗元

方之漢代為尤工 謝莊鮑照詩文尤為後世若陸展何長瑜 宋書謝靈運東海何承天 南史承天傳所纂文何尚之 宋

向之傳愛尚文沈懷文 宋書懷文傳少好玄理善為文王誕 宋書誕傳王僧達 宋書僧達傳少王微 宋書微傳字景玄少善

義老而不休張敷 宋書敷傳好讀王韶之 宋書韶之傳博學有文辭宋武帝使領西省事凡諸詔皆其詞也又殷淳 殷淳

於世張敷 宋書敷傳好讀王韶之 宋書韶之傳博學有文辭宋武帝使領西省事凡諸詔皆其詞也又殷淳 殷淳

殷淡 宋書淡傳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弟冲有學江智深 宋書智深傳愛好顏竣 顏竣 南史顏延之傳延之曰釋慧琳 南史顏延

門釋慧琳以才亦其次也

又案宋代臣僚若謝晦 宋書本傳稱海涉獵文蔡興宗 宋書本傳文張永 宋書本傳江湛 宋書湛傳孔琳之 宋書琳

好文蕭惠開 宋書本傳云袁粲 宋書本傳有清才劉劭 宋書本傳亦有文學自是而外別有鮑令暉 工荀伯子

義蕭惠開 涉獵文史袁粲 著妙德先生傳劉劭 兼好文義

文學門二年級

四十四

劉申叔編

宋書本傳少好 孔寧之 宋書王華傳會稽孔寧之謝恂宋書恂傳少與荀雍羊璩之宋書謝靈運傳與族弟惠運東海何長學文集傳世 為文帝參軍以文義見賞 族兄莊齊名 荀雍羊璩之 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璩之以文章貴會長瑜才亞惠連 蘇寶 南史王僧達傳時有蘇寶王曇生宋書王弘之傳顧愿宋書顧愿之傳弟江遂之南史江乘之傳宗人雍孫之不及也 雍生本塞門有文義之美 王曇生 子曇生好文義 顧愿 子愿好學有才詞 江遂之 遂之有文義撰文釋世 袁炳 齊書王智深傳陳郡袁炳炳有文學為袁棄所知 卜鑠 南史文學傳鑠為袁棄主簿好詩賦 吳邁遠 南史文學傳邁遠好為篇章 王素 南史素傳著諸人又南史宋武穆妻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此可證宋代文學之盛矣 時獻中興賦附誌於此

(乙) 齊梁文學

文心雕龍時序篇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錄高祖 即武帝 以睿文纂業文帝 即文惠太子 以貳離含章中宗 即明帝 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熙景祚今聖曆方興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又其鼎盛乎南史文學傳序云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甚蓋由時主儒雅竺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梁書文學傳序曰高祖旁求儒雅文學之盛煥乎俱集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若彭城到溉吳興邱遲東海王僧儒吳郡張率等皆後來之秀也 又隋書文學傳序云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英華秀發波瀾浩蕩亦與此序互明

南史梁武帝本紀論曰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 魏徵梁論亦謂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

文心雕龍詩篇曰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江淹擬詩自序曰五言之興諒非變古但關西郡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語亦齊梁之詩與古不同之證

文心雕龍通變變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亦近附而遺疏矣 情手篇所云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詞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甚亦兼賅魏晉宋及齊言

文心雕龍指瑕篇近代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

文心雕龍總術篇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述 即風骨篇所謂文術多門明者弗授學者弗師習華隨侈流通忘反也

齊書張融傳融為問律自序曰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 又謂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

齊書文學傳論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未為准的而踈慢闌緩膏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俛來吻先構

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舍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申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切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比見京師文體懦頓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闌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與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體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春日翻學結藏淇淇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掩撫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盡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步於邯鄲入鮑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噴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知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設錯銖釁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

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情其搖駸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裴鴻臚即裴子野

姚鉉唐文粹自序曰至於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滋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馭聳潘陸之風格蘇顏謝之物色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案茲說簡約故附錄於此

案齊梁文學之盛雖承晉宋之緒餘亦由在上者之提倡據齊書高帝紀謂帝博學善屬文南史本紀謂帝所著文詔

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故高帝諸子若鄱陽文鏘好文章江夏王鋒能屬文並見齊書南史非惟豫章王疑工表啟

武陵王疑工詩已也齊書傳好文章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嗣則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齊書太子傳云文武士多所招集虞炎范

書范岫傳云文惠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早引又齊書子良傳云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又梁書武帝紀謂齊書陸王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防陸倕並游號曰八友沈約范雲各傳並同又南史劉繪傳云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又王僧孺衡陽王鈞齊書鈞傳善屬文與琅傳云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虞羲丘悅王斌文瑒丘令楷江洪劉李孫並以善辭藻游焉

齊陽江庵隨王子隆齊書子隆傳有文才武帝以為我家東阿文集行於世均愛好文學招集文士又開國之初王儉亦游焉又謝朓傳云為子隆鎮西文學子隆好辭賦尤被賞

之倫亦以文章詳任昉王文憲集序及齊書各傳故宗室多才齊書曲江公遙欣傳子幾十歲能屬文十五撰揚公則而庶姓之中亦人文蔚起梁承齊緒武帝尤崇文學南史本紀謂帝博學多通及登寶位躬製贊序詔諸錄儀頌奏諸文百二十卷又文學傳序云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

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又袁峻傳武帝雅好詞賦詩賦文南史本紀謂帝博學多通及登寶位躬製贊序詔諸錄儀頌奏諸文百二十卷又文學傳序云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章於南闕者相望焉王筠博亦云敕撰所上賦頌為集南史本紀謂帝博學多通及登寶位躬製贊序詔諸錄儀頌奏諸文百二十卷又文學傳序云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古今典語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又南史簡文紀謂帝六歲能文及長辭藻麗發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長而不倦所著文集一百卷行世又元帝紀



激獨與衆異為門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謝鳳南史鳳字起宗有文辭宋殷淑儀卒作誄奏之帝孔珪書齊珪傳又戒其子曰吾文體屢變而屢奇文集數十卷行世謝鳳大嗟賞齊撰効廟歌作者十人起宗辭獨見用孔珪好文詠高帝使與江淹卞彬南史文學卞彬險技有才著顧歡南史歡傳字景悅六七歲作黃雀賦善於著論作三均以文學擅對掌辭筆蘇侃南史侃傳載江敳齊書本傳袁象南史象傳善屬文及談玄劉祥南史祥傳少好文學謝顥謝顥南名若虞愿記文翰數十篇蘇侃南史侃傳載江敳齊書本傳袁象南史象傳善屬文及談玄劉祥南史祥傳少好文學謝顥謝顥南謝莊傳子顥守豫章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謝王僧佑南史本傳齊孝武時獻講武賦王擢南史擢傳王儉示以隸事操檀道鸞南史檀超傳叔言辭清麗弟淪齊帝起禪靈寺敕為碑文王僧佑武時獻講武賦王擢南史擢傳王儉示以隸事操檀道鸞父道鸞有文學亦其次也齊則陸厥文章文集行於世虞炎齊書陸厥傳會稽虞炎永明中以王智深齊書智深傳字雲才少以謝虞義文選注引虞義集序並以文著若孔廣孔道南史文學傳會稽孔廣孔道皆才學知諸葛勗南史文學傳瑯琊峻高爽南史文學傳又有陳郡袁峻自重其文廣庾銑齊書王智深傳穎川庾孔顥齊書謝朓傳會稽王斌南史陸厥傳時有雅有才辯丘國賓丘令楷蕭文琰江洪並見南史王僧儒傳吳亦其次也齊梁之際則王僧儒梁書王僧儒傳工屬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蕭子恪蕭子範蕭子顯蕭子雲南史子恪傳字景冲十二和竟陵王高松賦王儉見而奇之頗屬時重其富博文集三十卷蕭子恪蕭子範蕭子顯蕭子雲南史子恪傳字景冲十二和竟陵王高松賦王儉見而奇之頗屬詞甚美府中文筆皆使具神簡文雅非後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前後文集三十卷蕭子顯蕭子雲南史子恪傳字景冲十二和竟陵王高松賦王儉見而奇之頗屬撰齊書武帝雅愛其才嘗為自序略謂頗好辭藻屢上誦頌每有製作特廣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文集二十卷蕭子雲蕭子雲南史子恪傳字景冲十二和竟陵王高松賦王儉見而奇之頗屬有文藻弱陶弘景南史陶弘景字通明著學心江革梁書革傳字休映六歲解屬文王融謂雅相徐勉梁書勉傳六歲率爾為冠撰晉書陶弘景等書○案今弘景傳集二卷江革敬重竟陵王引為西邸學士有集二十卷行世徐勉文見稱者宿長好學善屬文丘國賓丘令楷蕭文琰江洪均傳亦謂洪工屬文亦其次也齊梁之際則王僧儒梁書王僧儒傳工屬屬文適麗著仁政傳及諸詩賦袁峻南史峻傳字孝高工文辭揚雄官鍾嶸南史嶸傳字仲偉與兄岵並好學衡陽王劉勰

南史劉勰傳字彥和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謝朓南史朓傳字敬冲謝莊子十歲能屬文武帝問王儉當今劉苞劉孺劉遵南史劉苞傳字孟嘗少能屬文受詔詠天泉池荷及采菱調下筆即成又劉孺傳字孝稚七歲能屬文沈約與賦詩昭梁書字宜卿善屬文江淹早相稱賞周興嗣梁書興嗣傳字思纂善屬文天監初獻休平賦文甚美武帝敕與陸倕各製光宅寺碑帝集注後漢百八十卷文集十卷周興嗣用興嗣所製自是銅表銘欄塔碣魏文次韻王羲之之書千字並使與嗣為文集十卷王籍南史籍傳字文海為詩慕謝靈運至其並工文章案齊梁之際若伏曼容何佟之賀瑒傳昭何胤劉顯阮孝緒均博於若范岫南史岫傳裴遜梁書遜傳十袁昂南史昂傳有謝幾卿南史謝超傳子幾卿王泰南史泰傳每預朝宴孔休源南史休源傳與王融友善為竟陵王王彬南史彬傳好文辭齊武帝顧憲之南史本傳所著詩賦銘沈顥南史本傳著諸西邸學士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王彬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顧憲之贊並衡陽記數十篇沈顥文章數十篇諸葛瓌南史瓌傳所著文章二十范述曾南史述曾傳著之流亦其次也梁則劉潛南史潛傳字孝儀工屬文敕製雍州平世弟孝威大同中伏挺南史挺傳長有才思為五言詩善效謝謝朓南史朓傳字希如獻甘露頌武帝嘉之使製蕭愨德蕭洽碑辭甚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劉之遴梁書之遴傳字思貞八歲能屬文劉杳梁書杳傳字士深博綜羣書沈約讚美其文文集十卷張率梁書率傳字士簡十二能屬文日限為詩一篇稍進作賦頌武帝謂兼馬枚工速自少陸雲公梁書雲公傳字士龍伯階文集行世謝微梁書微傳字玄度善屬文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二刻蕭琛梁書琛傳字彥瑜有才辯撰諸文集謝覽謝覽謝舉梁書覽傳字景濂與王融為詩贈答其文甚工弟學王規梁書規傳字咸明獻太極新殿賦其詞甚工於文德到沆到漑到洽梁書沆傳字茂澄善屬文武帝命為詩二百字三刻便成其文甚美所著詩賦百餘篇第漑字茂澄善於應答有集二張緬張洽十卷弟洽字茂沬有才學謝眺深相賞好梁武使與蕭琛任防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奏敕撰太學碑文集行世

續 梁書編傳字元長抄江左集未及文集三卷弟續 徐摛 梁書摛傳字士秀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 徐悱 徐緄 梁書悱傳為湘東 文冠一府特有輕靈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又徐勉傳 何思澄 南史思澄傳字元靜少工文為游廬山詩沈約大相稱賞自謂弗 云子悱字敬業聰敏能屬文悱妻劉孝綽妹尤清拔 任孝恭 南史孝恭傳有才學勅製建陵寺銘又敗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 及子朗俱擅文名子朗早有才思 任孝恭 南史孝恭傳有才學勅製建陵寺銘又敗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 嘗為敗家賦文甚工行於世 庾肩吾 南史肩吾傳字慎之八 劉毅 南史毅字仲實善辭翰隨湘東 幼瑒十三能屬文王僧孺見而嘗 顏協 南史協傳字子文 之曰此子才藻秀拔方有奇名 顏協 南史協傳字子文 鮑泉 南史泉傳字潤岳兼有文筆 蔡大寶 周書大寶傳善屬文詞賦 並擅文詞 梁代士人無不工而文人 掩者如賀琛殷雲嚴植之崔靈思沈峻孔子社皇侃之流是也然覽其遺文均有可觀又以南史各傳考之如顧協傳文集 十卷行於世朱異傳文集百餘篇許懋傳有集十五集司馬慶傳庾肩吾集其文為十卷協等諸人亦不備以文章著 若蕭子 暉蕭滂蕭確蕭序愷 南史蕭子暉有文才又云子暉子序愷簡文與湘東王合稱才子 蕭實 南史蕭實傳 蕭介 梁書介傳武帝置酒賦詩 臧嚴 南史嚴傳幼作中遊賦七 謝儵 南史儵傳 王承王訓 南史承傳以文學相尚 庾仲容 南史本傳文集 江蒨 南史蒨傳 江祿 南史祿傳 劉毅 南史毅傳 劉霽 南史霽傳 劉勰 南史勰傳 陸罩 南史罩傳善屬文 何憺 南史何 叔側亦以才著 虞騫孔翁歸江避 南史何遜傳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詩名與遜埒又有 羅研李膺 梁書研傳膺傳並 規有才學邵陵王深相禮遇 王子雲費昶 南史何思澄傳大原王子雲江夏費昶並為閩里才子 江子一 南史子一傳辭賦 世 劉慧斐 南史本傳 庾曼倩 南史曼倩傳子曼倩所 傅準 梁書傅準傳 江從簡 南史江從簡傳 鮑行卿 南史鮑行卿傳 南史鮑泉傳時有鮑行卿好詩語上 甄玄成岑善方傳准蕭欣柳信言范迪沈君游 注後梁臣周書云玄成善屬文有 王璧銘武帝發詔褒賞集二十卷

傳准有文才善詞賦文集二十卷欣善屬文與柳信俱言為一代之文 亦其次也齊梁文學之學即此可窺 宗有集二十卷通善屬文有文集十卷君游有詞采有文集十卷

(丙) 陳代文學

陳書文學傳云後主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 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縉紳之徒咸知自勵矣

南史文學傳序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 何至是也 案此說與陳書相反今以陳書各紀傳考之則此說實非 蓋陳之文學雖不及梁代之盛然風流固未嘗歇絕也

案陳代開國之初承梁季之亂文學漸衰然世祖以來漸崇文學 據南史世祖紀及陳書世祖紀 後主在東

宮汲引文士如恐不及 陳書姚察傳補東宮學士子時江總顧野王陸 及踐帝位尤尚文章 陳書後主紀論云待詔之

集石集是 故后妃宗室莫不競為文詞 陳書後主沈皇后傳涉獵經史後主薨自為哀詞文甚酸切陳書又謂後主以宮人

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 又開國功臣如侯安都孫瑒徐敬成均結納文士 陳書侯安都傳為五言詩頗清

正見徐伯陽劉祖孫登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孫瑒 而李爽之流以文會友極一時之選故文學復昌迄於亡國

傳嘗於山齋集玄儒之士徐敬成傳結交文義之士 南史徐伯陽傳太建初與李爽張見正賀徹阮卓蕭詮王由禮馬樞孫登賀循劉刪等為文會友 然斯時文士首推徐陵 陳書

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與焉皆一時士也游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 字孝穆擢子八歲能屬文目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徐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

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綴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存者三十卷弟孝克亦善屬

文而不逮義子儉梁元帝嗟賞其詩以為徐氏子復 沈炯 陳書炯傳字禮明少有雋才王僧辨羽檄軍書皆出於炯上表江陵勸  
有文儉弟遵九歲為夢賦陵謂吾幼屬文亦不如此 次則顧野王 奇之以篤學知之著玉篇與地志等及文集二十卷 江  
台為表奏陳思歸之意尋獲東歸文帝重其文用集二 陳書野王傳字希馮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朱異見而  
十卷行世南史亦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 傅縡 陳書縡傳字宜事能屬文為文與麗性文敏  
總 陳書縡傳字縡縡有辭采梁武覽縡詩深降嗟賞張縡等深相推重又云 縡縡 陳書縡傳字宜事能屬文為文與麗性文敏  
亦無以加 姚察 陳書察傳字伯審十二能屬文後主時勅專知優冊論議等文筆每有製作用新奇人所 陸瓊 陳書瓊傳字伯  
有集十卷 未見成重富博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為綺密所著漢書訓纂等及文集二十卷行世 陸瓊 陳書瓊傳字伯  
為五言詩頗有詞采長善屬文後主即位掌詔語有集二十卷 陸瑒 陳書瑒傳字溫玉瓊從父弟世祖使製刀銘按筆即  
從典八歲擬沈約回文硯銘便有佳致十三為柳賦其詞甚美 陸瑒 陳書瑒傳字溫玉瓊從父弟世祖使製刀銘按筆即  
字幹玉美詞藻太建二年命為太子釋奠詩序文甚瞻麗有集十卷瑜從父兄 並以文著若沈不害 陳書不害傳字孝和治經  
玠字潤玉能屬文有集十卷從父弟琛字潔玉十八上善政頌頗有詞采 徐伯陽 陳書伯陽傳字隱忍年十五以文筆稱侯安都命  
成曾無尋檢 孔奐 陳書奐傳字休文善屬文王僧儒為揚州賤 徐伯陽 陳書伯陽傳字隱忍年十五以文筆稱侯安都命  
文集十四卷 書表皆出於奐有集十五卷 趙知禮 陳書知禮傳字齊且為文瞻遠每占軍書下筆便就高祖 蔡景歷 陳書景歷傳字茂世  
陳書喜傳字伯武高宗為驃騎 趙知禮 陳書知禮傳字齊且為文瞻遠每占軍書下筆便就高祖 蔡景歷 陳書景歷傳字茂世  
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有集十卷 上表元帝及與王僧辨論述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 劉師知 陳書師知傳字文筆 杜之偉 陳書  
朱方以書要之景歷對使答書筆不停輟將討王僧辨輒立成辭義感激又云景歷 劉師知 陳書師知傳字文筆 杜之偉 陳書  
屬文不尚雕磨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為當時所稱有文集二十卷子微聰敏才瞻 劉師知 陳書師知傳字文筆 杜之偉 陳書  
傳字子大幼有逸才徐勉見其文重其有筆力又云之偉 顏晃 陳書晃傳字元明少有辭采獻甘露詞義該典其表 江德操 陳書  
為文不尚浮華而溫雅博瞻所製多遺失存者十七卷 顏晃 陳書晃傳字元明少有辭采獻甘露詞義該典其表 江德操 陳書  
德操傳字德藻善屬文着文 庾持 陳書持傳字允德尤善書記以才藝聞持善字書 許亨 陳書亨傳字亨道少為劉之選所 褚玠  
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 庾持 陳書持傳字允德尤善書記以才藝聞持善字書 許亨 陳書亨傳字亨道少為劉之選所 褚玠  
陳書玠傳字溫理長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 岑之敬 陳書之敬傳字思禮以經業 蔡凝 陳書凝傳 何之元 陳書之元傳有  
詭靡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 岑之敬 陳書之敬傳字思禮以經業 蔡凝 陳書凝傳 何之元 陳書之元傳有  
陳書傳傳吳 之流或工詩文或精筆翰亦其選也又梁代士大夫多仕陳廷以文學著如蕭允 陳書允傳  
與章華善屬文

子廟為詩叙 周弘正 南史弘正傳立理為當時所宗集二十卷 蕭引 陳書引傳善屬文 張種 南史種傳有 王勣 南史勣傳武登北  
樞辭理清典 弟弘讓弘道弘直幼聰敏有集二十卷 蕭引 陳書引傳善屬文 張種 南史種傳有 王勣 南史勣傳武登北  
典 沈衆 陳書衆傳沈約孫有文才梁武命為竹 袁樞 陳書樞傳有 謝綬 陳書綬傳善屬文 虞荔 虞寄 陳書荔傳善屬文 梁武使製  
頌梁武謂其 是也 又案梁陳之際若王通謝岐袁敬衷必劉仲威王質蕭乾章載鼎王固蕭濟沈君公雖不以文名 其有尤工  
典裁清技 是也 亦均工文若夫沈文何沈沈王元規鄭灼顧超之流博綜經術張譏馬樞兼善玄言亦不備以文名 其有尤工  
詩什者自徐沈外則有陰鏗 南史鏗傳字子堅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世祖 張正見 陳書正見傳字見年十三以頌  
五言詩尤善 阮卓 陳書卓傳尤 謝貞 陳書貞傳八歲為春中問居五言詩有風定花 諸人若夫孔範劉暄之流惟工藻  
大行於世 阮卓 陳書卓傳尤 謝貞 陳書貞傳八歲為春中問居五言詩有風定花 諸人若夫孔範劉暄之流惟工藻  
豔詳下 亦又不足數矣 猶落句王筠以為追步惠連有集篋亂不存

(丁)總論

宋齊梁陳文學之盛既綜述於前試合當時各史傳觀之自江左以來其文學之士大抵出於世族而  
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如南史稱劉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并能屬文近  
古未之有 又王筠與諸兒論家門文集書謂史傳所稱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 此  
均實錄之詞 當時文學之盛舍琅琊王氏及陳郡謝氏吳郡張氏外則有南蘭陵蕭氏陳郡袁氏東海王氏彭城到氏 惟當時  
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學之成必於早歲 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筆立成或文無加點 亦詳前節故梁  
文均限暑刻又南王史僧儒稱齊竟陵王集學士為詩四韻刻燭一寸亦其 此亦秦漢以來之特色至當時文學得失  
證也若徐勉傳下筆不休朱異傳不暫停筆又當時詩書疏詞貴敏速之證



稽之史傳及諸家各集厥有四端

一曰矜言數典以富博為長也 齊梁文翰與東晉異即詩什亦然自宋代顏延之以下侈言用事 鍾氏

謂文符應資博古駁奏宜窮往烈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乎用事顏延之喜用古事彌見拘束於時化 學者浸以成俗齊梁之

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句無虛語字拘攣補納盡文已甚 學士任沈詩防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作詩用事過

際任防用事尤多慕者轉為穿鑿 南史任防傳云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防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作詩用事過

不得 蓋南朝之詩始則工言景物繼則惟以數典為工 八音詩數名詩州郎名詩藥名詩姓名詩鳥獸名詩樹名詩草

奇 名詩宮殿名詩各體又有大言 因是各體文章亦以用事為貴 如王僧孺姚察等傳並云多 考之史傳南史稱王儉

小言諸詩此均惟工數典者也 南史王儉傳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

嘗使賓客隸事 南史王儉傳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

事 南史劉峻傳云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范雲沈約而類書一體亦以梁代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 南史劉峻傳

抄撰羣書各為題目庾肩吾傳路同陸軍傳亦言簡文撰法寶聯璧與羣士抄撰區分均其證也 雖為博覽之資實亦作文

之助即詩品所謂文章殆同書抄齊書所謂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也 南史蕭子雲傳

詞皆沈約撰子雲啓宜改定武帝勅曰郊廟歌詞應須典誥大雅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此當時文章舛雜之徵又蕭傳湘東王

多溢詞不關實義之證 故當時世主所崇非惟據韻兼重長篇 如梁武詔臣羣賦詩或限劇約 詩什既然文章亦

爾用是篇幅益恢 梁代文章以篇 偶詞滋衆此必然之理也

二曰梁代宮體別為新變也 宮體之名雖始于梁然側豔之詞起源自昔晉宋樂府如桃葉歌碧玉歌

白紵詞白銅鞮歌均以淫豔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蕭齊流風益盛 南史袁廓之傳謂詩何謂亦稱才子為文惠太

既非典雅而聲 甚哀亦其證 其以此體施于五言詩者亦始晉宋之間後有鮑照 麗而能壯與梁代之詩稍別齊書文學傳論謂

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離藻淫豔 前則惠休 綺麗之詩自惠休始南史顏延之傳云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 特至于梁代

其體尤昌南史簡文紀謂帝辭藻豔發然傷于輕靡時號宮體 南史帝紀論曰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魏徵梁論亦

哀思之音 遂移風俗 徐摛傳亦謂屬文好為新變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蓋當此之時文士所

作雖多豔詞 如徐摛特有輕豔之才 然尤以豔麗著者實惟摛及庾肩吾嗣則庾信徐陵承其遺緒而文體

特為南北所崇 周書庾信傳謂庾肩吾徐摛子陵及信並為梁太子抄撮學士既有盛才文並綺麗世號徐庾體當時後進競

采又唐杜確岑嘉州集序曰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 此則大同以後文體之一變也 梁代妖豔之詞多施於詞賦至陳

為輕浮綺靡之辭名曰宮體自後沿襲移為妖體均其證 則誌銘書札亦多哀思之音綺靡

詞之 又據陳書南史後主紀及張貴妃各傳謂帝荒酒色奏伎作詩以宮人有文學者為女學士與狎客

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江總傳其謂尤工五七

言詩溺于浮靡日與後主游晏後庭多為豔詩好事者相傳論玩于今不絕又孔範傳云文章瞻麗尤

善五言詩與江總等并為狎客劉暄傳云後主即位與義陽王叔達孔範袁權王瑳陳襄沈瓚王議等

陪侍游晏暄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是陳季豔麗之詞尤較梁代爲盛卽魏徵陳論所謂偏尚淫麗之文也故初唐詩什競沿其體歷百年而不衰

三曰士崇講論而語悉成章也 自晉代人士均擅清言用是言語文章雖分二途而出口成章悉饒詞藻

見前 晉宋之際宗炳之倫承其流風兼以施於講學宋則謝靈運瞻之屬并以才辯辭義相高王惠

精言清理並見宋書 齊承宋緒華辯益昌齊書稱張緒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

又稱周顒音辭辨麗辭如流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辨又謂張融言辭辯捷周顒淵爲清綺劉

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繪迄於梁代世主尤崇講學國學諸生惟以辨論儒玄爲務或發題申難往

復循環具詳南史各傳梁代講論之風被於朝野具詳成書 用是講論之詞自成條貫及筆之於書則爲講疏

口義筆對大抵辨析名理既極精微而屬詞有序質而有文爲魏晉以來所未有當時人士既習其風

故析理之文議禮之作迄于陳季多可有觀則亦士崇講論之効也

四曰諧隱之文斯時益甚也 諧隱之文亦起源古昔宋代袁淑所作益繁惟宋齊以降作者益爲輕薄

其風蓋昌於劉宋之初南史謝靈運傳何長瑜寄書宗人何助以韻語序陸展髮輕薄 嗣則卞鐸邱巨源卞彬之徒

所作詩文并多譏刺南史文學傳卞鐸爲詞賦多譏刺世人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卞彬擬鮫魚賦喻意又著 梁則世

風益薄士多嘲諷之文梁書臨川王弘傳預章王綜以弘貪吝作錢愚論其文甚切又南史江德藻傳弟從簡作采 而文體

亦因之愈卑矣孔珪北山移文裴子野雕虫論亦屬此派

要而論之南朝之文當晉宋之際蓋多隱秀之詞嗣則漸趨縹麗齊梁以降雖多侈豔之作然文詞雅

懿文體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時詩什蓋又由數典而趨琢句然清麗秀逸亦自可觀又當此之時張融

之文務爲詭激裴子野之文制多法古蓋張氏既以斯奇爲貴裴氏欲挽靡麗之風然朝野文人鮮效

其體觀簡文與湘東書以爲裴氏之文不宜效法此可驗當時之風尚矣至當時文格所以上變晉宋

而下啟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聲律說之發明二曰文筆之區別今摛引籍所言詮次如左

(甲)聲律說之發明

南史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玕王融以氣類相推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

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蠶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

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周顒傳云顒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

陸厥傳又曰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世

沈約傳曰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又南史陸厥傳約論四聲頗有銓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

案音韻之學不自齊梁始封演聞見記謂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以五聲命字魏書江式傳亦謂

晉呂靜仿呂登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是宮羽之辨嚴於魏之晉間特文拘聲韻始

於永明耳考其原因蓋江左人士喜言雙聲如宋書謝莊傳載莊答王玄謨玄謨爲雙聲破曉爲疊韻以爲捷速如此又王玄保傳好爲雙聲並其證衣冠之族多解

音律如南史蕭惠基音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顏師伯傳頗解聲樂又齊書齊臨川王映傳及南史褚漬謝恂王冲各傳或云善聲律或云曉音樂或云解音律聲律是其證故永明之際周沈之倫文章

皆用宮商又以此秘爲古人所未睹也

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

又案唐封演聞見記亦云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細細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辭精拔

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

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正於士茂製諷高

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上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有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

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

思此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陸厥與沈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在了斯處蹤有會

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尙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閤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

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

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閤此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

本中來尙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尙書云或閤與

理合則其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雖前哲同所不免

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

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閤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

大明體勢之致岨嶮安帖之談操木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

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在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

著述不能無病者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評以有病

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問何獨誣其一了一合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意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猶且美惡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情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罪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著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光覺也

齊書厥傳

沈約答陸厥書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味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闕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綉綿寧有濯

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同上

文心雕龍聲律篇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唇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擣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透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轡轡相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言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遺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毫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簫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簫之調也陸機左思

瑟柱之和也槩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詭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韻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凡切韻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柄方免乎柄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鑿剖字鑽響識疎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又案雕龍本篇贊云標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鐘唇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楛割棄支離宮商難隱

鍾嶸詩品下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陳文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曰古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聲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者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韻耶齊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咄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那創其首謝眺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駢積細微轉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塞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於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

### 閭里已具

案四聲之說盛於永明其影響及於文學者南史以爲轉拘聲韻而近人顧炎武音論又謂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絕不相通其說至確然沈周之說所謂判低昂審清濁者非惟平側之別已耳於聲韻之辨蓋亦至精彥和謂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啞卽沈氏所謂一簡之內音韻盡殊

故彥初又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約

謂一句之內不得兩用同紐之字及同韻之字也

彥和謂聲有飛沈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卽沈氏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謂一句之內不得純用濁聲之字或清聲之字也至當時五言詩律舍南史所舉平頭上尾蓋腰鶴膝外別有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四端是爲八病

平頭謂第二字不與第七字同聲上尾謂第五字不與第十字同聲腰鶴膝謂第五字不與第十五字同聲大韻謂五言詩兩句除前而外餘九字不與前犯小韻謂五言詩兩句不得五用同韻之字旁紐謂五言詩兩句不謂兩用同紐之字正紐謂一紐四聲不得兩句雜用

此卽永明聲律論之大略也南史以爲彌爲麗靡詩品以爲轉傷真美斯固切當之論然四聲八病雖近纖微當時之人亦未必悉相遵守惟音律由疏而密實本自然非由強致試卽南朝之文審之四六之體粗備於范曄謝莊成於王融謝眺而王謝詩亦復漸開律體影響所及迄於隋唐文則悉成四六詩則別爲近體不可謂非聲律論開其先也又四六之體既成則屬對日工篇幅益趨於恢廣此亦必然之理試以齊梁之文上較晉宋陳隋

之文上較齊梁其異同之迹固可比較而知也

(乙) 文筆之區別

南史范曄傳曄與諸甥姪書曰常謂情志所記故當以義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南史顏延之傳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冀得臣義

又曰長子竣為孝武造書檄元凶邵呂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今之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筆逼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案惠慧古通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脈吻道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

文心雕龍序志篇若乃論文取筆則固別區分

案雕龍他篇區別文筆者如時序篇云庾以筆才逾親温以文思益厚才略篇云孔融氣盛於為筆彌衡思銳於為文並文筆分言之證又風骨篇

云若風骨乏采則驚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雄竄文固惟藻耀之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章句篇云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亦文筆並詞之證

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大集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與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

又本篇贊曰文易筆苑有術有門亦分言文筆

案自晉書張翰曹毗成公綏各傳均以文筆並詞或云詩賦雜筆自是以降如宋書沈懷文傳弟懷遠頗閑文筆齊書晉安王子懋傳世祖敕子懋曰文章詩筆乃是佳事又竟陵王傳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梁書鮑泉傳兼有文筆陳書陸琰傳所製文筆多不存陳書姚察傳每製文筆後主勅便索本後主所製文筆甚多別寫一本付察虞寄傳所製文筆遭亂多散失劉師知傳工文筆江德藻傳著文筆十五卷許亨傳所製文筆六卷均文筆分言之證其有詩筆分言者如南史劉孝綽傳弟孝儀孝威工屬工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議六謂孝威沈約傳謂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任防傳謂時人云任筆沈詩防聞甚以為病

又虞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書云詩既若此筆亦如之又云謝眺沈約之

詩任防陸極之筆斯文章謝朓傳亦云孔並其證也亦或析言詞防如陳書岑之敬傳雅有辭防是也韻粗有才筆至文筆

區別蓋漢魏以來均以有藻韻者為文無藻韻者為防東晉以還說乃稍別據梁元金樓子惟以吟詠

風謠流連哀思者為文據范曄與甥姪書及雕龍所引時論則又有韻為文無韻為筆今以宋齊梁陳

各史傳證之據宋書傅亮傳謂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

後至于受命表冊文誥皆亮詞也又據齊書孔珪傳云為齊高帝驃騎記室與江淹對掌辭筆又據齊

書謝朓傳謂明帝輔政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梁書任昉傳謂武帝克建鄴以為驃騎記室專主

文翰每製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又任昉傳昉尤長載筆當時王公

多昉南史蕭子範傳謂南平王府中文筆皆令具草陳書姚察傳亦云又勅專知優冊諡議等文筆其

所具文筆詞筆並言並與沈懷文各傳相合自是以外或云手筆史傳所載有儻言手筆者如齊書邱靈鞠傳救知東宮

稱姚察手筆典裁精當是也有云大手筆者南史陸瓊傳謂陳文帝討周迪等手筆王儉傳手筆與裁為當時所重陳書姚察傳後主

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勅付瓊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必令陵草之是也源傳有筆翰太祖使於中書省撰符

檄巨源與袁粲書謂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源傳有筆翰太祖使於中書省撰符合以顏延之各傳知當時所謂筆者非徒全任質素亦非偶語為文

單語為筆也蓋當時世俗之文有質直序事悉無浮藻者如今本文選如任昉彈劉整文所引劉寅妻

范氏詣台訴詞是也亦有以語為文無復偶詞者如齊世祖敕晉安王子懋諸文是也如劉暹與張融王思遠書亦質直不華齊

者正復弗乏然史傳諸云文筆詞筆以及所云長于載筆工于為筆者筆之為體統該符檄牋奏表啟書

札諸作言其彈事議對之屬亦屬于史筆冊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韻者皆晉宋以來所謂筆類也故當

時人士于尺牘書記之屬詞有專工今以史傳考之所云尺牘如宋書劉穆之傳與朱齡石並便尺牘賦質傳尺牘便敏

記如陳書陳詳傳善書記庾特傳尤善書記以才藝聞是也自是以外或云書疏如陳書陸山才傳周文育出鎮南豫州而刀筆

不知書疏乃以山才為長史是也或云書翰如齊書王晏傳齊高帝時軍旅書翰皆見委陳書孫瑒傳尤使書翰是也

刀筆之名見於史傳者如南史虞玩之傳少開刀南王球傳謂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為本刀筆幹練筆札之名見於史傳者

者多被意遇吳喜傳齊明帝以喜刀筆吏不當為將是也斯時所云刀筆蓋官府文書成於吏手者如南史宗人傳齊爵林

為南郡王使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又沈慶之傳筆記如齊書邱巨源傳巨源與袁粲書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是也又文心雕

云慶之謂顏竣曰君但常知筆札之事皆其證也筆記龍才略篇云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又云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

亦筆記之名見筆奏雕龍體性篇長虞之名或詳於史冊或雜見羣書又王僧儒徐勉孔奐諸倫其彈事之文

於齊梁著作筆奏筆奏世執剛中之名或詳於史冊或雜見羣書又王僧儒徐勉孔奐諸倫其彈事之文

各與集別南史王僧儒傳文集五十卷南台彈事不入集別為五卷又徐勉傳云左丞彈事五卷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為人

亦其證也又案南史劉瑀傳云劉瑀為御史中丞彈蕭惠開王均足為文筆區分之證更即雕龍篇次言之由第六

迄於第十五以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諷諸篇相次是均有韻之文也由第

十六迄於第二十五以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篇中所舉揚雄劇秦美新為無韻之文相如封禪文惟頌有

章表奏啟議對書記諸篇相次是均無韻之筆也此非雕龍隱區文筆二體之驗乎雕龍章表篇以左雄奏

筆傑又才略篇云庾元規之表奏靡密而問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又史傳篇云乘筆荷擔莫此之勞論說

篇云不專緩頰亦在刀筆書記篇云然才冠鴻筆多疏尺牘事類篇云事美而制於刀筆據上諸證是古今無韻之文彥和並目為筆

蓋晉宋以降惟以有韻爲文較之士衡文賦並列表及論說者又復不同故當時無韻之文亦矜尙藻采迄於唐代不衰

或者曰彥和既區文筆爲二體何所著之書總以文心爲名不知當時世論雖區分文筆然筆不該文又可該筆故對筆則言與文別散筆則筆亦稱文據陳書虞寄傳戰衡陽王出閣文帝勅寄兼掌書記謂屈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又梁書裴子野傳謂子野爲移魏文武帝稱曰其文甚壯是奏記檄移之屬當時亦得稱文故史書所記於無韻之作亦或統稱文章觀於王儉七志於集部總稱文翰阮孝緒七錄則稱文集而昭明文選其所選錄不限有韻之詞此均文可該筆之證也又案昭明文選惟以沈思翰藻爲宗故讚論序述之屬亦兼采緝然所收之文雖不以有韻爲限實以有藻采者爲範圍蓋以無藻韻者不得稱文也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緇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與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

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雷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案昭明此序別篇章於經史子書而外所以明文學別爲一部乃後世選文家之准的也

要而論之一代之文必有宗尙故歷代文人所作各有專長試卽宋齊梁陳四代言之自晉末裴松之

奏禁立碑宋書松之傳云義熙初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爲諸欲立碑而誌銘之文代之而起及封演

開見記引齊王儉議謂墓誌起於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又謂儲妃既有哀策不煩石誌然宋齊以降臣僚並有墓誌或由太子諸王撰立據南史裴子野傳謂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於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是當時誌銘不止一石也然敕立奏立之碑時仍弗乏當時奏立之碑有二一爲墓碑如梁劉賢等陳徐勉行狀請刊石紀德降詔立碑於墓是也一爲碑頌碑記如壽陽百姓爲劉勳立碑記南豫州人請爲夏侯

是也寺塔碑銘作者尤衆又晉宋而降頗事虛文讓表謝牋必資名筆朝野文人尤精樹論駁詰之詞既盛辨答之說益繁如夷夏論神滅論及張融門律諸文駁者既衆答者益繁故篇章充積故數體之文亦以南朝爲盛自斯而外若箴銘頌

贊哀誄騷七設論連珠各體雖稍有通變然鮮有出轍其有文體舛訛異於前作者亦肇始齊梁之世

如行狀易爲偶文如文選所載任昉齊竟陵王行狀是祭文不爲韻語齊梁以前祭文均爲韻語此正體也若王僧孺祭禹廟文任孝恭祭

雜填文均偶而弗前北朝則魏孝文祭恒岳薛文道衡祭江文祭淮



文並承其體非  
祭文之正式也  
嗣則誌銘之作無異誄文  
銘以述德誄以表哀體本稍別陳代誌  
銘詞多哀豔如後主等所撰是也  
賦體益恢雜以四六此則文體之  
變也

中華民國九年六月初版

版權  
所有

每本定價大洋四角

編輯者 劉師培

發行刷者 北京大學出版部

1952. 4. 8

終